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蕩寇志

第一一九回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 顏務滋力斬霹靂火

話說山東曹州府鄆城縣，於重和元年八月間新換一位知縣。你道這知縣是誰？就是在東京時，指使任森、顏務滋，收復元陽谷的虎林徐槐。原來徐槐自上京投供之後，不上一二月，適值山東省請揀發知縣員以供委用，吏部即將應選人員內遴選引見，天子挑得員發往山東，徐槐在內。當時束裝起行，任森、顏樹德、李宗湯、韋揚隱都願追隨同行，徐槐甚喜，便一同出京。到了山東都省，已是五月天氣，劉彬已考終正寢，賀太平坐升山東安撫使。當時徐槐參見了賀太平。賀太平一見徐槐，便曉得徐槐才能不凡，便委了一起差使，又委署了一次事，適逢鄆城縣出缺。當時鄆城縣係調缺，而通省縣官因此地境下大盜盤踞，公務掣肘，人人畏惡此缺，若果要調，都願告病。上憲正在無計，早驚動了這個有作有為的徐虎林，因他也是應補之員，進稟見上司，請補此缺。賀太平頷首許可，惟徐槐係未經責任之員，即補是缺，與例稍有未符，因援人地實在相需之例，專折奏聞。徐槐退歸公館，任森等聞知此事，都有難色。原來梁山泊一區地界，乃是三府二州四縣交轄之地：其東面是濟寧州該管，前傳施耐庵已交代過；還有正東一面，是克州府讓上縣該管；東北是東平州該管；正北是東昌府壽張縣該管；西北是范縣該管；惟有西、南兩面最當衝要，偏落在曹州府鄆城縣管下。此時曹州府知府張叔夜，因蔡京對頭已死，種師道極力保舉，已奉旨復還禮部侍郎原秩，進京供職。兩個兒子伯奮、仲熊也隨同進京。金成英升京畿東城兵馬指揮使，楊騰蛟升京畿兵馬都監，曹府城中虛無人材。任森因鄆城地小，曹府無援，是以驚疑，便勸徐槐不可輕肩此任。徐槐笑道：「吾求此任，正為此耳。賊心不忘曹州，其不敢舉動者，畏張公也。張公去而賊人肆然無忌矣！從此捲去曹州，南則渡黃河到寧陵，西則剪開州向陳留。雲統制、陳總管兩路銳師，都阻絕在東方，不能呼應。此地若無人出身犯難以作砥柱，東京未可知矣。」任森、顏樹德、李宗湯、韋揚隱聽了，都精神奮發起來道：「老師既有此志，我等無不效力。」徐槐甚喜。

不上一月，朝廷降旨，允准賀太平所奏，徐槐著授鄆城縣知縣。時已八月，徐槐稟辭了賀安撫及各上憲，帶了任森、顏樹德、李宗湯、韋揚隱赴鄆城縣上任，接理印務。當案書辦滑中正，呈送須知各冊，並面稟梁山向有免征一項。原來宋江自嘯聚以來，各處搶擄，就是本治內如東平、東昌、汶上、范縣等處，亦無不侵犯，獨不來擾累鄆城縣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因宋江是鄆城生長，這鄆城是他父母之鄉，所以他約眾人勿得侵犯，以存恭敬桑梓之誼。兼且凡有本縣到任，送他銀子一千兩，名曰免征費。得了他這一千兩銀子，不來催錢糧，並永不捕獲示禁，兩無干涉。如此多年，習以為常。歷任縣官聽見，無不依從。惟有徐槐一聽此言，勃然大怒，暗想道：「且慢。我初臨此地，本根未曾培固，不宜輕露鋒芒。」便嚴辭正色對那書辦道：「這事休提。本縣雖兩袖清風，豈肯收此不義之財，你下次休得胡言。」書辦不敢再提，諾諾而出。

次日，徐槐帶了任森閱視城池，盤查倉庫。任森道：「不料此地城郭如此坍塌，錢糧如此匱乏。張嵇仲統屬此縣，不早為之部署，真不解其意。」徐槐道：「張公正是卓識。此地逼近盜鄉，修城儲糧，無損於盜，而反生盜賊覬覦之心。今日我臨此地，卻不可不振作一番。」任森道：「此事老師放心，門生自能調度。門生家財頗稱殷富，若破家以報國，錢糧足而城郭亦可完固矣。」徐槐極口稱許，又道：「我看此地民風刁敝，也須得振作起來才好。」任森道：「此事老師亦放心。昔年張嵇仲海州下車，一募而得死士千人，所以然者，人人俱有忠義本心。我以忠義感之，自然響應砲鼓。況現有李書二兄弟，智勇之才，左提右契。顏樹德勇氣邁倫，足為三軍倡導。至於訓練之法，門生不才，可效微勞。如能趕緊調度，不數月而鄆城一區，蔚為強國，數萬勁旅所向無前矣。」徐槐大喜，便一面照常辦理公務，一面派令任森籌畫經費，一面倡募義勇。

自八月初旬起，至月底，三個月工程。任森報稱：「倉庫錢糧，衣甲器械，俱已完備，足支三年之用；城郭燬煌修理告竣，義勇軍士得五萬人，坐作進退，無不如法。」李宗湯、韋揚隱都稟稱：「似此勁旅，足可踏平梁山。」徐槐甚喜。到了十一月五日，徐槐吩咐備馬，親赴梁山。任森不解所謂，請問其故。徐槐道：「梁山以忠義為名，若不先破其名，雖死有所借口。我初臨此地，不可不教而誅，且去面諭一番，使他死而無怨。」任森道：「老師高識，但尚須選一人隨護而去。」李宗湯挺身願往。徐槐許可，便帶了李宗湯一同出城。李宗湯全裝披掛，佩了弓箭，提了大所刀，跨下大宛名馬，隨從了徐槐，一路上鳴金喝道，軍健公差前後簇擁，直到水泊邊。

此時朱貴已在泰安府，這泊上酒店委石勇兼管。當時遙見官來，便悄悄探問帶多少官兵。公差回言：「沒有官兵，徐老爺有話面諭你們頭領，速即備船。」石勇見這縣官不帶武備，便一面報上山去，一面備船請官渡了水泊，一路吆喝上去。盧俊義在寨中聞報，尋思道：「這官兒倒也奇了！前番不來要免征費，本來有點古怪，今番親來，又是何意？大哥、軍師又不在這裡，我且見他。」便教取冠帶來迎接。

不一時，徐槐馬到忠義堂，盧俊義上前深深打恭道：「治下樑山泊居士盧俊義，迎接父合憲駕。」徐槐首領，下馬進廳，見忠義堂上中設炕坐，徐槐即便上坐。李宗湯扶刀侍立。盧俊義也在下首坐了，眾頭領都在堂下。徐槐問盧俊義道：「你就是梁山泊裡副頭領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治生盧俊義。」徐槐道：「宋江那裡去了？」盧俊義道：「到泰安辦撫恤去了，有失恭迎，多多有罪。」徐槐道：「爾梁山聚集多人，名稱忠義，可曉得忠義二字怎樣講的？」盧俊義道：「伏處草茅，以待朝廷之起用，忠也；會集同志，以公天下之好惡，義也。老父台以為然否？」徐槐道：「焚掠州郡，剪屠生靈，又是何說？」盧俊義道：「貪官污吏，乃朝廷之蠹，故去之；土豪鄉猾，乃民物之害，故除之。非政焚掠剪屠也。」徐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爾等心心不忘朝廷也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正是。」徐槐道：「如此，又何故刺殺天使，自毀招安綸乎？」盧俊義接口道：「冤哉！陳希真遣其女兒刺殺天使，絕我招安，至今負冤不白。」徐槐道：「且住。姑無論錢吉口供可據，郭盛面貌可憑，萬無可妄言稱冤。即使果冤，當初何不自行面縛，叩關陳辭？乃爾飲恨曹州，肆行侵犯。似此行為，分明自實罪狀。況猶志不自足，東侵蒙陰，抗拒天兵。以致希真義旗北下，藉手而先取招安。拙何如矣，愚莫甚焉！哀哉！爾等若不顧忠義，將不有於天子，又何有於本縣。若其猶顧忠義之名，則宜敬聽本縣之訓。本縣初臨此地，不忍不教而誅，爾可傳諭宋江，即日前來投到。那時本縣或可轉乞上憲，代達天聽，從寬議罪。若再怙惡不悛，哈哈，盧俊義，盧俊義，恐你悔之不及了！即據你所說，宋江到泰安撫恤去了。這撫恤二字，足見荒謬絕倫。泰安乃天子地方，撫恤是官長責任，與你何干，輕言撫恤？」盧俊義道：「父台且緩責備，姑容縷敘下情。當今天子未嘗不聖明，而奸臣蔽塞，下情冤抑。父台榮臨此地，未察其詳，我梁山一百餘人，半皆負屈含冤而至。倘父台不嫌瑣碎，容俊義等逐一開單，將我輩被官長逼迫之由，敘呈原委，恐老父台設身處地，亦當怒髮衝冠。緣我等皆剛直性成，願為天下建奇功，不甘為一人受惡氣。是以推而廣之，凡聞有不平之處，輒擬力挽其非。此心此志，惟可吁蒼天而告無罪耳。」徐槐道：「你錯極了！天子聖明，官員治事。如爾等奉公守法，豈有不罪而誅？就使偶有微冤，希圖逃避，也不過深山窮谷，斂跡埋名，何敢嘯聚匪徒，大張旗鼓，悖倫道理，何說之辭！大名之百姓何享？東昌之官員何咎？因一身之小端不白，致數百萬生靈之無罪遭殃，良心苟未喪盡，亦當寢寐難安。即如你盧俊義，係出良家，不圖上進，願與吏胥妖賊同處下流。我且問你：萬里而遙，千載而下，盧俊義三字能脫離強盜二字之名乎？玷辱祖宗，貽羞孫子，只就你一人而論，清夜自思，恐已羞慚無地矣。尚敢飾詞狡辯，殊屬厚顏。本縣奉天子之命，來宰鄆城，梁山自我應管，一草一木，任我去留。我境下不容犯上之徒，我境下不言逞凶之輩。遵我者保如赤子，逆我者斬若鯨鯢。自此次面諭後，限爾等三日之內，速即自行投首。如敢玩違，爾等立成齏粉矣！」盧俊義啞然不語。

原來盧俊義原曉得宋江口稱忠義，明是權詐籠絡，此時當不得身子已落水泊，只得順著眾人，開口忠義，閉口忠義。經此番徐槐詰駁，本是勉強支吾。不期又經徐槐羞辱了一場，心中大為悔悶，分委決不下。彼時忠義堂下，好幾個頭領輪流觀聽，交頭接耳，個個駭異。燕順、穆春聽得不平，皆欲逞凶行刺，又看李宗湯提刀在旁，凜凜威風，有些怯懼。想來者不愚，愚者不來。李

應、徐寧都道：「使不得。」眾頭領日視盧俊義，盧俊義授之以色，似乎不許聲張的模樣。只見徐槐立起身就叫帶馬，李宗湯同出廳前。徐槐看見那「替天行道」的大旗，便對李宗湯道：「這個替字荒謬萬分，將軍為我除之。」李宗湯將刀付與從人，抽弓搭箭，向上颺的一聲，把那個替字對心穿過。堂下各頭領人人咋舌。盧俊義也看呆了，便向徐槐打一躬道：「恭送憲駕。」徐槐上馬，張著華蓋，鳴金喝道。李宗湯也插弓提刀，上馬隨從，緩緩的下山去了。渡了水泊，一路上觀看形勢，回到鄆城。慢表。

且說盧俊義自送徐槐去後，各頭領一哄而上。忠義堂上七張八嘴，議論徐槐之事。也有忿怒這縣官，不肯與他干休的；也有笑這縣官說大話的；也有說口出大言，必有大事，須得防備一番的，盧俊義只是默默無言。眾人見盧俊義無言，便問盧俊義定何主見。盧俊義點頭而已。眾人各散。是晚盧俊義退入臥室，挑燈獨坐，歎口氣道：「宋公明，宋公明！你把忠義二字誤了自己，又誤了我盧俊義了，眾兄弟兀自睡裡夢裡！算來山泊裡乾些聚眾抗官、殺人奪貨的勾當，要把這忠義二字影子占著何用？今日卻吃這縣官一番斥駁，弄得我沒話支吾。當初老老實實自認了不忠不義，豈不省了這番做作之苦。」便看著自己的身子道：「盧俊義，盧俊義，你是個漢子，素來言語爽直，今番為何也弄得格格不吐？」歎了一回，猛然提起一個念頭道：「宋公明既不願受招安，盧俊義料無出頭之日。我看今日這位徐縣官，雖聲色並厲，卻中有顧盼之意，我看竟不如一身獨自歸投了他。他果知我，我就在他身邊圖個出身也。」想了一想，便自己吩咐自己道：「盧俊義，主意已定，休要更換！」想定片時，忽轉一個念頭道：「只是捨不得公明哥哥這個情分！況且現前這基業，無故棄舍了，亦是可惜。」想到此處，便心中七來八往的輾轉了一回，竟定依了後來的主意，便思量對付徐槐之事。

一夜躊躇，窗外早已雞鳴，盧俊義便上牀去略睡了一。天明起來，梳洗畢，便出忠義堂，聚集眾頭領，商議事務。盧俊義開言道：「公明哥哥因張叔夜已離曹州，教我簡練軍馬，觀看曹州動靜。不爭這徐官兒坐在鄆城，當我咽喉，須得先對付了他，方好再議別事。」穆春道：「碟子大小的一個鄆城，盧兄長顧忌他做甚？」盧俊義道：「非也。月前聞知他修理城池，今番又親來宣揚威武，此事斷非小要。今日就差人到泰安府，速去通知公明哥哥。這裡一面差探子往鄆城去探聽消息，一面簡選起兵馬來，準備廝殺。」李應道：「兄長所議極是。」當時盧俊義便差人分頭而去。

不日往鄆城去的探子轉來回報道：「鄆城縣城池燬燬，果然修理得□分整齊，錢糧器械也□分充足。那徐官兒身邊有三員勇將，好生了得。一個叫做李宗湯，便是方才陪徐官兒親到我們山寨的；一個叫做韋揚隱，聞說是那年在曹州刺殺董頭領的；還有一個叫做顏樹德，卻不曉他什麼來歷。」燕順聽了，接口問道：「這顏樹德，是不是號叫做務滋的？」探子道：「正是。」燕順回顧鄭天壽道：「這人原來在他身邊，倒要當心抵禦。」眾人齊問燕順：「原何認識此人？」燕順道：「小弟原不認識。小弟那年同鄭天壽、王英兩位兄弟在清風嶺時，秦明兄長回來聚義，據秦兄說起，此人是他表兄。秦兄又說此人武藝端的在他之上，有一事為證：秦兄與這顏樹德同處家鄉時，村上有兩鐵鼓，各重千餘斤。秦兄兩手擎得起，卻不能行走；那樹德卻高擎兩個鐵鼓，奔走百餘步。那時弟等聽得無不駭異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各咋舌道：「這事倒認真不是小要也。」盧俊義道：「當時既說得如此，何不早邀他入伙，免得今日貽患。」燕順道：「早時何嘗不邀他，秦兄長差人去邀他，卻吃他把差去的人打死了。秦兄長氣極，抵楮當面邀住他理論。卻因公明哥哥勸歸這裡大寨要緊，所以不及了。如今他恰落在那邊，秦大哥又不在這裡，倒要商量誰人抵禦。」盧俊義道：「可作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，再定計議。」說罷，便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。等得秦明轉來，一往一返，早已出了□日限期之外。

那徐槐在鄆城縣，早已與任森簡選了一萬人馬，派顏樹德為先鋒，任森為參謀，徐槐親自統領出城，一路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來了。探子報入梁山，並言官軍的先鋒正是顏樹德。秦明一聽，便眼裡冒煙，鼻端出火，道：「這廝來得正好，俺正要和他理論。」盧俊義道：「賢弟且耐，此去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。小可想令表兄如肯受勸，還是勸他來為妙。」秦明點頭。當時盧俊義便派秦明為先鋒，自己同李應、張魁領中隊，燕順、鄭天壽押後軍，也點起一萬人馬，出了山寨。

此時天氣連日嚴寒，河冰已堅凝七日，賊軍涉過冰泊，迎敵官軍。徐槐兵馬已到導龍岡下，前軍深報賊人先鋒乃是霹靂火秦明。徐槐大喜，對任森道：「霹靂火撞在我手裡，管教他墜崖不返了。」便傳顏樹德進帳授計。樹德進來，徐槐道：「務滋此番當心。探得賊軍來將，正是那霹靂火，人人畏他，惟將軍可以制之也。」樹德高聲道：「恩師放心，小將不才，管取那背君賊子來獻麾下。」徐槐道：「將軍且慢。須依我言語，管教將軍獨建奇功。」樹德道：「請恩師吩咐。」徐槐道：「我已將這導龍岡形勢看閱分明，這同北面坡勢峻削，可速將全軍移屯岡頂。好在來將秦明與將軍有親，又有批殺使者之仇，此時一見將軍，必然衝岡直上。將軍且勿與戰，可將朝廷順逆大理，削切曉諭。彼若順從弭伏，吾又何求。若其不伏，那時我岡上俯擊，彼岡下仰攻，本縣又有如此如此妙計，必得大勝矣。」任森、顏樹德一齊拜服。

當時傳令，營外三聲炮響，大軍一齊登山。山頭受日當空，冰道微融，流澌涓涓。官兵在岡上列成陣勢，旌旗喧赫，戈甲盛明。顏樹德挺著大砍刀，立馬陣前，望見前面大隊賊兵，已背著朔風來也。須臾到了岡下，當先隊裡飛出一枝旗號，乃是「天猛星霹靂火」六個大字。樹德一見，便大叫：「我那表弟秦明快來聽諭！」秦明在隊裡一聽此言，怒從心起，不待佈陣，便一馬飛出，舞著狼牙棒，惡狠狠殺上同來。不防磴道冰滑，馬失前蹄，秦明掀下馬，滾落岡來。官軍大笑。秦明大怒，爬起來，重複上岡。此時任森亦在陣前，高叫：「霹靂火何須性急，緩緩上來何妨。」秦明怒不可遏，舞狼牙棒直取樹德。樹德正待迎戰，任森急忙出馬，用槍逼住秦明，回叫樹德道：「務滋，你有話向他說，便好先說了。」秦明氣忿忿道：「顏表兄，你那年打死我伴當，今日有何話說？我幾時把徐槐吩咐的話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表弟別來無恙，昨奉手書，藉審眠食安康，伏惟萬福。」秦明睜起怪眼道：「怪哉！我幾時有信與你？」任森忙接口道：「是務滋聽聞傳言。今係軍務倥傯之時，寒溫已畢，速速兩下廝殺。」說罷抽槍退出。樹德使輪刀直取秦明，秦明用狼牙棒急架。兩個各奮神威，在岡上戰了三□餘合，端的性鬥命撲，毫不相讓。

那邊盧俊義及李應、燕順等在同下，看得這番情形，都疑惑起來。只見任森在馬上大叫：「務滋戰得夠了。」樹德便用刀架住狼牙棒，勒馬奔回本陣。秦明那裡肯歇，直追進來。這邊陣腳亂箭齊發。秦明衝殺不入，只得遠遠立住了馬，大叫：「你這廝休用反間計！你快出來，我倒有話向你說。」這邊陣上無人答話，只是放箭。好一歇，方見官軍陣裡一個號炮，亂箭齊歇，旗門開處，依舊任森、顏樹德並馬而出。樹德高叫道：「秦賢弟，有何見諭？」秦明道：「你休使這等反間計！你如不忘兄弟之誼，且聽小弟一言。」樹德道：「謹領教。」秦明道：「你這身武藝，跟了這點點知縣，也不值得。不如同了我去，俺堂堂山寨，足可施展驥足，仁兄以為何如？」樹德高聲道：「謹領教。」任森低聲道：「將軍請回，今夜三更准來報命。」弄得秦明目瞪口呆。任森道：「將軍快回，此等勸降密事，豈可軍前聲張耶？」秦明不知所為，只得勒馬下山，一路暗想：「今日這事奇了。我依了盧頭領言語，功了這幾句話，他竟居然唯唯從命，且看他三更來如何情形。」一路想，一路緩緩的下山去了。那任森、顏樹德已收兵回營，就岡頂安營立寨。盧俊義等在岡下接著秦明，心中□分疑惑。只見秦明開言道：「這廝們想用這等反間計來離間我們，真是好笑。方才我勸了他幾句，他卻唯唯從命，倒是奇事。他說三更准來報命，且看他真假如何。」盧俊義諾諾，心中卻□分搖惑不定。

當晚各自歸帳，盧俊義召李應、張魁入帳。盧俊義道：「今日秦兄弟如此舉動，大是可疑。我想他在我山寨多年，情分□分交洽，今日也不到得有此內叛之事。」李應道：「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，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。小弟自受了魏輔梁、真大義之欺，今日實准參末議。」張魁也凜然變色道：「近來世上人心難測，不可不深為之慮。」盧俊義口中不說，心內躊躇道：「即如我盧俊義，方才聽了這徐官兒的言語，也險些心動。今日的秦明，豈能保他心腸不變？或者他受了這官兒的密囑，也未可定。只是軍師不在這裡，無可商量，怎好？」想了一回，便教傳燕順、鄭天壽進帳。盧俊義問道：「二位賢弟今日看這秦兄弟心意何如？」燕順道：「小弟正在疑慮。他初入伙時，係花榮兄長用計將他衣甲著別人披了，打劫了村莊，以致慕容知府冤他叛逆，殺其妻子，他回去不得，勉強歸投我們，實非出於誠心。今日他或者陡然心變，正未可預測。」鄭天壽道：「他初來時，心中好生不自在，小弟兀自防他發作。但現在他已與公明哥哥投契多年，或者不至於此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他自說三更時分敵人必然潛來，且看他如何佈置。」

」眾人稱是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早盧俊義升帳，請秦明進來，問道：「秦賢弟，夜來三更之事何如？」秦明道：「那廝競不來，毫無信息。」盧俊義大驚疑，正待詰問，忽報顏樹德單騎到營外，大叫請秦賢弟單騎上山敘話。盧俊義愈加驚疑，便道：「秦兄弟，你休怪我說。我和你巧言不如直道，你夜間三更之事，端的何如？」秦明大叫道：「兄長果誤信那廝反間計也。三更端的無事，兄長不信，今日他叫我單騎上山，我偏大隊上山；他要和我敘話，我便趁他不防，斬了他來，以表秦明今日之心。」盧俊義道：「甚好。」眾人一齊稱是。遂傳令拔營齊起，大隊人馬隨了秦明登山。

顏樹德早已回山，與任森並馬立在山頂。秦明氣忿忿登山，後面大隊賊兵潮湧上來。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炮，官軍一齊吶喊，礮木滾石一齊打下，打倒了一半，滑跌了一半，滿山但見賊兵屍首，好一似下水的湯圓，紛紛的滾落岡下去了。卻留出了秦明的一條馬路。秦明大驚，急回馬奔下岡去。任森急叫道：「秦將軍快請轉來，你乾了這場奇功，無俟反戈殺賊矣！」下面眾頭領見秦明果叛，一齊大怒，只聽得一片聲罵：「秦明反賊！」「秦明失心狂賊！」下面罵個不住，上面叫個不住，弄得秦明立在山腰，上又不得，落又不得。

看官，秦明既到此地，回去不得，大可趁勢歸順，你道他何故不肯？一來石碣有名，分當誅戮；二來朝廷恩德，斷敵不過公明哥哥的情分；三來終想斬得顏樹德，回去好表明自己心跡。便對山下大叫道：「眾位息怒，待我斬得顏樹德，回來表心。」說罷，舞狼牙棒殺上岡來。顏樹德在岡上望見賊人大罵秦明，滿擬秦明必來歸順，忽見秦明殺上，便心中遏不住蓬勃大怒，舉刀直斲秦明。兩個就在岡上，展開兵器大門。任森大叫：「二位少住！」樹德大叫道：「住什麼！這種透心糊塗的賊，留他何用！」秦明亦大怒道：「你行這毒計害我，我怎肯與你干休！」樹德圓睜怒目，輪大砍刀直攻秦明；秦明直豎飛眉，舞狼牙棒轉門樹德。兩個在導龍岡上，官軍陣前，大展神威，橫飛殺氣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酣鬥了六□余合。岡上岡下，兩邊陣上都看得呆了。

盧俊義已看出秦明無他意，只見樹德刀光揮霍，力量縱橫，深恐秦明失手，大叫道：「秦賢弟請回，小可錯疑你也，快回來從長計較！」秦明那裡肯歇，但見岡上四條鐵臂盤旋，八盞銀蹄翻越，早已酣戰到百三□餘合。秦明把棒逼住樹德道：「且慢，我的馬乏了。」言未畢，樹德大喝道：「就同你下馬步戰。」將刀指著秦明，翻身跳下馬來，秦明亦跳下馬。兩馬都跑回本陣去了。這裡刀來棒往，棒去刀迎，約莫將到二百餘合，兀自轉戰不衰。任森看那霹靂火殺氣騰騰，顏務滋力量卻儘夠壓得住。盧俊義等深恐礮木滾石利害，不敢上岡來幫，只叫得苦。看看已鬥到二百四□餘合，賊軍陣上不住叫免戰，兩人只是不肯住手。此時任森亦出陣前，看那顏樹德一片神威，愈戰愈奮；那秦明氣喘已有些平挫，只是怒氣未息，狠命廝撲。盧俊義、李應、張魁等在岡下只叫得苦，看那秦明漸漸不是樹德的對手了。到得四百合頭上，任森長嘯一聲，驟馬衝出，神槍飛到，鎮住了秦明上三部。秦明措手不及，樹德的刀已從下三部卷進。只聽得官軍陣裡歡天喜地的一聲吶喊，賊軍一齊失驚，霹靂火早已咯碌碌直滾下山麓去腦漿進裂了。岡上官軍搖旗擂鼓，大呼殺下。賊兵無心戀戰，紛紛敗走。顏樹德奮勇當先，一口大刀奔雷掣電價殺下。賊兵個個心碎膽落，那敢迎敵。任森揮兩翼精兵，一齊掩上，殺得賊兵僵屍遍野，流血成冰。盧俊義身受重傷，李應、張魁死命保住，燕順、鄭天壽領敗殘兵，渡過冰泊，踉蹌逃入山寨，張清等接應上山去了。官軍直追到岸邊，方才收住。計斬賊人上將一員，殺死賊兵五千餘名，生擒賊兵一千餘名，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，大獲全勝。

眾人無不欽佩本縣徐相公韜略神妙，三軍歡呼動地。原來顏樹德當力戰秦明之時，徐槐左右都深恐樹德失手，齊請徐槐傳令免戰，徐槐不准。及戰到二百餘合時，左右又苦請免戰，徐槐大喝：「無知小廝，安識顏將軍本領！」厲聲叱退。左右看那樹德苦戰不休，都料要受傷，暗暗叫苦，再向徐槐說，徐槐大怒，傳令：「有敢言免戰者立斬！」果然秦明授首，樹德成功。左右方曉得徐相公眼力過人，深深佩服。

當時徐槐傳令，在水泊上發了九炮，整齊部伍，大吹大擂，掌得勝鼓回歸縣城。防禦使莫知人出城迎接。原來莫知人見樹德莽撞，任森迂重，深恐徐槐此去不能取勝，誰知居然大捷，心中□分驚異。徐槐、任森、顏樹德領兵進城，發放人馬，一面申報曹州本府，一面通詳都省，並將秦明首級一顆，及生擒賊徒一千餘名，派得力將弁，督兵護送解去。這裡鄆城縣文武各官，都來賀徐槐戰勝之喜，大開慶賀筵宴，眾人無不稱羨徐槐韜略。徐槐笑道：「未可恃也。」眾人請問其故，徐槐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，有分教：鄆城縣裡，重添兩位女英雄；宛子城中，破卻幾重深險阻。正是：巨盜生腹心之患，蒼生憑保障之功。畢竟徐槐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